

98年 /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/5.29

2009/08/05 23:41:34

「迢迢長照路」系列報導一

前言：人口老化後的長期照護政策，是台灣再也不能等的重大課題。家裡有個人倒下，照顧重擔常拖垮整個家庭；當國家袖手，人民只能痛苦承擔。

終於，行政院長劉兆玄宣示推動「長期照護保險」的決心，良法美意需要更多討論。本報今起推出「迢迢長照路」系列報導，邀請讀者一齊關心。

60萬人需長照 多少家庭身心煎熬

【記者鄭朝陽、劉惠敏、魏忻忻】

「起來走走好嗎？」七十五歲的馬媽媽彎下腰，試著幫五十歲的女兒阿珍穿鞋。阿珍是極重度殘障者，她四十七歲的妹妹阿蘭也是。五坪大的房子裡，母女三人老的照顧殘的，靠著老人年金和貧戶補助金，支撐著過日子。

七旬母 顧女兒50年

七十多公斤的阿珍不良於行，「我完全扶不動她了。」馬媽媽近來連菜籃都提不起來了。她申請每周兩到三次的居家照顧服務，由居服員幫阿珍洗澡；妹妹阿蘭總是整天盯著電視看連續劇，阿蘭轉眼也年近中年，她的尿失禁讓老媽媽忙著「善後」。

馬家一老二憨，全是藥罐子，馬媽媽幾乎像個專業護士，她略懂英文，買了厚厚的原文藥學詞典，為女兒幾大袋的藥丸查藥名和副作用。「這種藥吃多會心悸，我會挑一、兩顆出來。」馬媽媽從餐桌旁的置物盒裡找出藥袋，用日語腔調的英語念出藥名。

在這擁擠狹窄的空間裡，老病的母親為女兒忙進忙出，除了定期訪視的社工，沒有朋友。馬媽媽很久沒出遠門了，無止境的照顧工作，耗盡她的歲月。

馬媽媽並非特例。家庭照顧者總會秘書長陳穎叡表示，台灣需要長照對象約六十多萬人，其中失能老人逾廿四萬人、需他人照顧的身心障礙者約四十多萬人；但僅五萬人安置在安養中心、十六萬人聘外籍看護，四十萬人留在家中，由親人照料。

「因家人有長照需求而受影響的，應該再乘上三到四倍。」家庭照顧者總會理事長、陽明大學衛生福利所副教授王增勇認為，雖然失能者狀態不一，但有一個人倒下，影響的就是一整個家庭。

這些家庭照顧者，廿四小時負責失能家人，從餵食、洗澡到翻身換藥，日復一日、沒有休假，用青春和健康，換取家人生命的延續；學者形容，長期照顧像是「交換生命」的歷程。

老小都靠她 快崩潰

年近六十的阿金（化名），大半生照顧心智年齡只有五歲的獨子，最近高齡八十的婆婆骨折，行動不便，生活大小事得靠她。想起自己總是身心俱疲過日子，「連女傭都不如，女傭還有薪水和休假啊」。

阿金在極度疲累時，也曾想過「把枕頭蓋在兒子臉上，只要幾分鐘，就一了百了」，結束囚徒般的境遇。有天，她發現自己真的舉起枕頭時，她害怕到想剝掉自己的手。

有這種想法的不只有阿金，有人真的付諸行動。

今年二月，高雄一名婦人綁住婆婆四肢，以枕頭蓋住老人臉上長達十分鐘。見婆婆還有呼吸，再用膠帶黏貼嘴鼻，然後外出半小時，返家見婆婆仍有氣息，再次以雙手對枕頭施壓十幾分鐘，直到婆婆窒息死亡。

讓悲劇停止 該靠誰

消息一傳開，震驚社會。是什麼原因，讓她殺死親人的意志如此堅決？專家認為，過去家庭可共同承擔的照護責任，現在都落在個人身上，成為難以承受的重；多年來家庭照顧者在家庭默默承受一切，期待國家機器伸出援手，幫助卻有限。

內政部九十七年統計，除了高雄縣等少數縣市外，老人福利機構供給床數多於「需求人數」，但這需求人數僅七萬，遠比粗估認為有需求的廿四萬八千人少。目前負擔照護工作的，多數是外勞及家人。

許多家庭付不起外勞或安養中心費用。顏媽媽剛送走臥病五年的丈夫，現在照顧失智七年的母親，並幫兒子帶小孩。她不只一次想過，如果母親失智症狀更嚴重，她再也無力照顧，是不是帶著母親一起走？別把重擔留給兒女。

讓人民安心 盼社福

有能力去安養中心，長輩也不一定同意。小周父親中風，臥床不起，媽媽年紀大了，他和太太又要上班，和媽媽商量，把爸爸送去安養中心。但周媽媽反對，她說，在安養中心也是躺著，「要躺不如在家裡躺，幹嘛花錢去那裡躺？」

申請外勞，是許多人不得已的選擇，但條件嚴苛，過程更是艱難險阻。王增勇坦言，「外勞已是長照體系一部分。」

許多家庭需要全天候協助照顧的人力，這一天僅四小時的喘息服務無法替代的。

馬媽媽背影沉重，重殘的姊妹倆是老媽媽此生沉重的負擔，年紀漸大，這擔子愈來愈拖不動了。長期照護保險即將開辦，但真能讓她卸下一輩子的負荷嗎？【2009-05-29/聯合報/A6版/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】

申請外勞…慢慢等吧 為醫師證明 病人受盡折騰

【本報記者梁玉芳】

一百零三歲、失智的臥床老人家要出一趟門，可真是件不容易的任務。但是，為了替百歲的林家阿公申請外籍看護，臥床的阿公非上醫院去不可。要到指定醫院，開車就要一小時，林家兄弟就怕父親坐不住，要鬧。

六十三歲的「老林」說，一生務農的父親在一百歲之前都很勇健，除了九十七歲那年突然心臟積水、送醫治療之外，「健保卡幾乎很少用」；近年，出現失智症狀，但很輕微，家裡四兄弟為父親請了台籍看護，一個月六萬多元，「就算貴，這個錢也要花」，因為台籍看護「講台語嘛也通」，才能和百歲林阿公聊天。

直到去年，林阿公認知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都急速退化，不認得人、也開始包尿布了；台籍看護也要退休，所以林家兄弟打算為父親申請外勞照顧，「比較年輕有力氣，抱得動老人家」。在高齡化的台灣，老人家照顧老人家，竟是常見的寫照，百歲林阿公的長子也七十三歲囉。

打聽之下，平常看診的醫院不具開立「失能診斷證明書」資格，住在台南縣的阿公必須送到台南市某醫院，院方還指定必須掛神經內科某位醫師的門診。

老林和兄弟一人開車，一人和看護撐著阿公，終於到達醫院。老林說，醫師都還沒看輪椅上的阿公一眼，劈頭就說：「你要連續看我三個月，三個月後我才会開證明。」老林當場傻眼。

「你覺得一百歲的生病老人，會有幾個三個月？」任教職的老林說，醫師漠然的態度讓他傷心，百歲父親已失能到不能走、不能說話、還要包著尿布，這需要三個月才能證明？

醫師倒也乾脆，當場要求家屬退掛。斯文的老林已經氣得說不出話來。老林的女兒林怡馨心疼一百零三歲的阿公和當場氣結的父親，她上網一查，發現失能的阿公早領有重度殘障手冊，根本就可以直接申請外勞；她打一通電話給仲介，立即搞定。

林怡馨說，阿公很幸運，遇到一位很貼心的印尼看護；不久阿公因為器官衰竭，走完一生。「如果真照醫師的指示，阿公真的沒有三個月可以等了。」

林怡馨的心聲並非個案，許多民眾不明白：每次出門都要動用救護車的插管、癱瘓病人，是不是能請醫師到宅鑑定呢？

【2009-05-29/聯合報/A6版/迢迢長照路系列報導】

郎姑：爸失智 或許忘了洗腎苦

【本報記者鄭朝陽】

「長期照護家人的辛苦和壓力，不是一般人能體會的。」舞台上、螢幕前的藝人郎祖筠嬉笑怒罵，只為博君一粲；回到家，她的心思全放在失智四年多的八十四歲郎爸身上，不容出一點差錯。

從確定父親失智開始，郎祖筠和家人的情緒就跟著他病情上下起伏。她說，由於老爸還患高血壓、糖尿病，飲食必須嚴控鹽量，「炒菜撒的鹽都要先秤過。」郎爸吃不慣清淡，常在餐桌上鬧脾氣，一把將餐盤推開，大喊：「我不吃了！」

「好在他一下子就忘了味道，哄一哄，他又回頭吃了幾口。」郎祖筠半開玩笑地說，後來父親糖尿病情加重，必須洗腎治療，看他受罪，很不忍心，「有時也慶幸他失智，不太記得所受的苦。」

等待看護 人仰馬翻

這段時間，郎爸有一位菲律賓籍監護工全天候看護，家人的作息未受太大干擾，但菲傭來台工作時間屆滿，等待新看護的四個月，才是考驗的開始。

半夜，郎爸起床喝水，因為膝蓋無力癱坐在地上，髕關節裂開，緊急送醫。和許多失智的老人家一樣，郎爸也曾忘了回家的路，女兒為他戴上「愛的手鍊」，上面寫著郎爸編

